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鄉愁

張明瑞

季節
傾斜的那一刻
秋風，
早一步穿越時光
搖落枝頭
所有的斑斕

大地鋪
展蒼茫
陽光傾瀉，
似失血的容顏
孤雁掠過天際
影子，
沉沉墜向
故園那端

攀過城堞
堆積的雲朵
朝著風語
低徊的方向凝望

萋萋草木，
淹沒了歸途的荒涼

從貧瘠鄉土
到遠方城池
用半生力氣
掙脫樊籠

怎料
餘生的心潮
總在月夜漲滿

那些永不
沉沒的童稚浮標
仍在腦海
固執地明滅

灶間暮色裡的時光

方尚昆

傍晚六點，夕陽把老廚房的窗棂染成蜜色。母親站在灶台前，藍布圍裙的邊角繡著朵褪色的白梅——那是我小學時用十字繡剩下的線給她縫的。她正低頭揉面，左手按住麵團，右手掌心貼著面塊反覆推揉，指關節因為用勁微微泛白，手背上的青筋如旱季河床般凸出，卻在夕陽裡透著柔和的淡粉。

灶台上的搪瓷盆裡，醒好的麵團鼓得圓潤。母親用指尖戳了戳，麵團輕輕回彈，她嘴角彎了彎，眼裡浮起細碎的光，像小時候我把滿分試卷遞她時的那種亮。她從竹篩裡抓出一把乾麵粉，手腕輕抖，案板上落了一層薄霜。麵團倒扣上去，擀面杖轉了個圈，「咚」地一聲輕響，面皮開始舒展。我湊近看，她擀的面皮邊緣齊整，每擀一下，左手就輕轉面皮，指尖沾了麵粉便往圍裙上蹭，又抬手呵口氣，用指腹把麵粉揮勻。

抽油煙機的嗡嗡混著她哼的老歌，是鄧麗君的《甜蜜蜜》，跑調的地方她自己也笑，眼角的紋路擠在一起，如被夕陽曬軟的棉線。灶頭的小火苗舔著鐵鍋，蘿蔔排骨湯咕嘟冒泡，蒸汽在她鬢角凝了層細汗。她伸手揭鍋蓋，手腕一抬，小臂上那塊淺褐色的疤顯露出來——我十歲時打翻熱水壺，她伸手去擋留下的。如今那疤覆著薄汗，在光裡泛著淡紅，如一枚小小的楓葉印記。

「去把蔥洗了。」她頭沒抬，聲音裹著熱氣傳來。我剛拿起蔥，就聽見她輕聲驚呼，原來是擀面杖沾了麵團，她用手指一點點摳下來，指尖蹭過木頭紋理的樣子，像在撫摸什麼寶貝。洗好的蔥遞過去時，面皮已擀好排開，圓溜溜地排在案板上。她握刀

把夏日釀成詩

俞俊

我想，若要把日子過成詩，那必定要先學會釀酒。將那些尋常的，甚至有些瑣碎的光景，小心翼翼地收攏起來，像採擷沾著晨露的葡萄，放入時間的甕中，然後交給歲月，靜待其慢慢發酵。

把夏日釀成詩，要從聲音開始。蟬鳴，便是那必不可少酒釀。午後，暑熱把整個世界都蒸得有些迷糊，懶懶地打著盹。唯有窗外那一聲聲的「知了」，像一把細得看不見的銀針，把慵懶的時光密密地縫合起來。那聲音不高亢，不刺耳，卻綿長而執著，彷彿是大地深沉的呼吸。它穿過濃密的枝葉，鑽進紗窗，落在你的書頁上，停在你的打盹的睫毛上，讓你覺得，這漫長的午後，若沒有了它，便會像一張散了架的網，什麼都兜不住了。

孩子們是夏天最好的釀酒師，他們深諳其中的秘訣。譬如，一塊剛從井裡撈出來的西瓜，就是一首絕佳的詩的開頭。那冰涼的、沉甸甸的綠，抱在懷裡，像抱著一輪涼浸浸的月亮。一刀下去，「咔嚓」一聲，是夏天最清脆的斷句。朱紅的瓜瓢露出來，像一團燃燒的涼爽火焰，黑色

的瓜子如標點，錯落地嵌在字裡行間。一人捧上一牙，埋頭啃下去，汁水順著嘴角往下淌，那股甜，便從舌尖一直漫到心底。那滋味，就是這首詩裡最酣暢淋漓的句子。

夏日的詩，不能沒有一場酣暢的雷陣雨。傍晚時分，天色說變就變。剛才還明晃晃的太陽，一轉眼就被厚重的烏雲給藏了起來。風起來了，帶著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氣息，像個信使，奔走相告著雨的消息。接著，豆大的雨點便辟里啪啦地砸下來，彷彿是天空一下子打翻了裝滿銀豆子的口袋。我們常常搬個小板凳，坐在屋簷下，看雨水在天井的石板上砸出一個個水泡，又瞬間破滅。雨水順著瓦片流下來，形成一道道細密的水簾，世界在簾子那邊，變得朦朧而又不真切。雨後的空氣是那麽清新，好像整個世界都被剛剛洗過一樣，乾淨得讓人想深深吸上一口氣。有時，天邊還會掛上一道彩虹，像天空害羞時露出的一抹微笑，短暫，卻足以驚艷整個黃昏。

一首完整的夏日詩篇，結尾必然是溫情而寧靜的。夜幕降臨，暑熱漸漸退去，月亮升了起來。大人們在院子裡擺開桌椅，搖著蒲扇，說著家長裡短。蒲扇搖出

的風，很輕，很柔，帶著草木的味道，也帶著外婆口中那些古老的故事。我們小孩子，則滿世界地追逐著螢火蟲。那一點點明明滅滅的微光，在我們眼中，就像是天上掉下來的星星，一閃一閃的，我們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將它攏在掌心，那光透過指縫，照亮了我們好奇的臉龐。那光，好像一盞盞流浪的小燈籠，引著我們，走入了甜美的夢鄉。

很多年過去了，我早已離開了那個有天井、有蟬鳴、有螢火蟲的院子。生活像一條奔流不息的河，推著我一路向前。可是，每當在某個冬日的午後，寒風敲打著窗櫺，我總會不自覺地，從記憶的酒窖裡，為自己斟上一杯「夏天的酒」。

那蟬鳴，那瓜甜，那雷聲，那晚風，那螢火……它們在歲月的沉澱裡，沒有消散，反而愈發醇厚，成了一種內在的溫度。只需輕輕呷上一口，那股熱烈而真摯的氣息便會瞬間氤氳開來。似乎生命中的每一個夏天，都是在為一個更長的、或許有些寒冷的未來，釀造一首溫暖的詩。

這首詩，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刻進了我們的骨血裡。往後餘生，所有歲月，心中總有一片永不褪色的綠蔭，和一個永遠明亮熾熱的，夏天。

文藝副刊



海韻

飛虎情誼如何跨越時代成為美中人民友誼的紐帶？

——專訪美國飛虎隊歷史研究專家盧百可

中新社柳州9月26日電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美國陳納德將軍組建在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虎隊）曾援華作戰。作為連結西南大後方與華中、華南抗戰前線的樞紐，廣西柳州市是美國飛虎隊在華南地區實施對日軍空中打擊的重要前沿支點。

過去20多年裡，美國飛虎隊歷史研究專家、二戰老兵之子盧百可（Patrick Lucas）博士穿梭於美中兩地，走訪飛虎隊遺址、採訪數百位老兵，記錄這段歷史，並為9月上旬在柳州市開幕的飛虎隊常設展覽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

為何持續走訪中美多地追尋飛虎隊歷史？紀念這段歷史，對當前的中美兩國交往有何啟示？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之際，盧百可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二戰老兵之子，您如何看待美國飛虎隊與中國軍民攜手抗戰的歷史？

盧百可：我父親曾是一名海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進行對日軍作戰，雖然他沒有來過中國，但我敬佩那一代人的素質和精神。1985年，我來到中國讀書，隨後在北京生活了20年，從事中美學術交流的項目。由於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我逐漸對二戰時期的美中合作也產生了興趣。

飛虎隊的歷史意義在於，它展現了美中

兩國為世界和平共同努力的歷程，是美中兩國共同的歷史記憶，能夠促進雙方友誼，為兩國交流提供了一個超越政治的平台。現在兩國之間雖然存在一些分歧，但這段歷史提醒我們，我們曾為了共同的目標並肩作戰。

中新社記者：您曾在中國哪些地方尋找飛虎隊遺跡？為何多年來一直堅持做這件事？有哪些收穫？

盧百可：過去20多年來，我走遍中國雲南、廣西、貴州、四川、湖南等地，尋找飛虎隊的飛機遺骸和失蹤飛行員。有些地方去了不止一次，比如廣西柳州，我就來過很多次。

在柳州尋訪飛虎隊機線索時，我與柳州媒體人黃希翎等人結緣，組成「共享光榮」尋訪小組。20多年來，尋訪小組走訪中國多地尋找墜機地點，前往美國採訪過200多位老兵，多方搶救大量珍貴史料。

尋訪小組成立的初衷，出自搶救歷史的責任感。2000年左右，我意識到飛虎隊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正在老去，許多故事即將永遠消失。我有人類學研究基礎，擅長田野調查，能用中英雙語交流，剛好具備做這件事的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故事太感人了，它們值得被記住，否則珍貴的歷史將永遠消失。

例如，這其中有一個發生在貴州的故事。一名美軍後勤士兵在運輸物資途中昏倒，被中國護士救起悉心照料。幾十年後，

這位老兵托尋訪小組尋找那兩位護士，最終我們找到了其中一位。這位老兵說，當時自己陷入昏迷，身上很髒，但中國護士對他非常尊重且悉心照顧，這種善行令他終生難忘。

中新社記者：抗日戰爭時期，飛虎隊在柳州留下哪些足跡？發生了哪些攜手抗戰的故事？

盧百可：柳州當時有一個重要機場，是戰時大型飛機使用的基地。據資料記載，1942年至1945年間，飛虎隊駐紮柳州。柳州基地是飛虎隊在華南地區實施對日軍空中打擊的重要前沿支點，被陳納德將軍視為「中國東部機場網絡的集散中心」。這促使我決定從柳州開始調查。

在柳州，我聽到了許多感人的故事。1944年10月16日，飛虎隊隊員駕駛B-24轟炸機從柳州機場飛往中國南海執行任務。返航途中引擎突發失壓，11名飛行員跳傘降落在柳州鹿寨縣木龍村附近，當地村民冒著危險救助飛行員，使他們得以安全返回。

2002年，我來到木龍村。一位老人回憶說，那些飛行員被救下來後，在屋子裡見到彼此，都哭了。當時，美國飛行員也不過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這種劫後餘生的情感爆發，特別真實動人。

這些故事表明，在戰爭年代，美國飛虎隊幫助中國人民抗日，中國軍民不顧自身危險救助美國飛行員，雙方在血與火的戰鬥中

結下了深厚友誼。

中新社記者：今年您再次回到柳州，看到多年來搶救的珍貴史料在此展出，有哪些感觸？

盧百可：9月上旬，飛虎隊常設展覽在柳州機場舊址——柳州市軍事博物館開幕，面向社會各界長期免費開放。展覽設置五大主題展區，展出1000餘件珍貴歷史文物，通過豐富的實物資料、場景還原和先進的展陳方式，勾勒出飛虎隊與中國軍民並肩抗戰的完整歷史。

尋訪小組20多年來收集的很多資料，都用在了此次展覽中，包括我手寫的筆記、走訪後人掃描的老照片。2000年左右，我曾提供幾千張照片的高清掃描件給柳州市，建議可以建立一間紀念飛虎隊的博物館。沒想到多年後，一切成真。當看到這段飛虎隊的歷史在展覽中得到完整呈現，我非常感動，覺得尋訪小組這麼多年的搶救沒有白費。

中新社記者：當前，中美人民之間應如何廣結飛虎情誼？

盧百可：美中兩國的文化背景不同，所重視的事情不同，有分歧很正常。相互交流時，需要注意兩國的文化差異。比如很多美國人不知道美中之間曾有過飛虎隊這樣的歷史合作，甚至不認為中國能銘記這段歷史。因此，需要用美國人能理解的方式講述這些故事，同時要讓美國人知道，這段歷史在中國是受到重視的。

郭振欣捐獻 毓英福利金

晉江市金井毓英中學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會常務顧問郭振欣老師賢昆玉令先尊郭府士氣（桑榆）老伯父（晉江市金井鎮鈔鈔

村），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三日晚十時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閱壹佰五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雖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獻捐菲幣叁萬元，充作為本會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表揚，並致謝忱。

李洪迎輝李鴻銘捐 晉江華僑中學

晉江華僑中學 華僑職校菲律賓校友總會訊：李洪迎輝學姐，李顧問鴻銘學長令尊李榮忠老先生（祖籍福建省晉江市陳埭鎮洋埭李村）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九日凌晨零時十分，壽終正寢崇基醫院，享壽九十高齡，出殯之日，白車素馬，備享哀榮。

本會聞耗，全體校友深表哀悼，敬獻花圈，以表哀悼，而盡同窗之誼。

李洪迎輝學姐，李顧問鴻銘學長等諸多哲嗣，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表揚，並申謝忱。

許松柏逝世

和記訊：僑商許松柏老先生（原籍晉江檀林村）亦即僑商許建森，“健發”，萍

萍，錦瑩，金鴻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九月廿六日吉時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八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許松柏逝世

旅菲晉江檀林同鄉會訊：本會許名譽理事長松柏鄉彥，亦即本會副理事長許建森鄉賢令尊，不幸於二〇二五年九月廿六日吉時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八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擇訂十月二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爰訂出殯前夕在靈前舉行鄉祭奠禮，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訃告

許松柏

（晉江檀林村）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十月二日上午八時

流芳百世